

皇朝編年備要

三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

凡十年

太祖皇帝

起丁卯乾德五年止丙子開寶九年

丁卯 乾德五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年北漢天會十二年

春正

月修河堤○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領義

成節度

上賞彬特優彬辭上曰卿有功無過苟有纖芥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又以劉少弐張廷翰李進卿

平蜀不擾命領鎮安彰國保順節度○先是或告王全斌等在蜀豪奪子女隱沒貨財上令併按以擅尅軍士裝錢及殺

降致寇之由罪當死上赦之乃責全斌及崔彥遠崇義昭化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

沈義倫為

樞密副使

初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入成都獨居僧寺蔬食偽蜀羣臣有以珍寶奇巧之物為獻者皆

却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

覆試進士

盧多遜知舉上復詔

而已上聞其清節過人故擢用之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合格乃賜及第建隆間詔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乾德元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

公薦至是又加覆試而貢舉條令益密矣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至藝者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

無所私故禁之韓重贇罷

時為殿前都指揮使有譖其私取親兵為腹心者上怒欲誅之趙普曰若

重贇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上乃止命重贇出領彰德節度重贇聞普救己他日詣普謝普拒弗見○自

重贇罷後殿前都指揮使六年不除人開寶六年始以楊義為之

三月趙普加左僕

射○五星聚奎

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顛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嘗謂徽之

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夏四月馬士元致仕

士元時為給事中謁沈義倫適有吏白事忘顧士元
士元曰我為臺省近臣不為執政所禮可以去矣
六月

戊午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河決衛州其

邦殺數百人
九月李彝興卒子光叡嗣領軍務
冬十月置綾

錦院因平蜀得錦工數百人而置院

開寶元年十一月改元○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一年北漢主劉繼元

立改天會十三年為廣運元年
春正月修京城○修大內初上命增修大

內至是營繕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
豁無有蔽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上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
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

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為
臣者或不終其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
可戒

二月納皇后宋氏忠武節度使延渥之長女也延渥尋改名渥
行

覆試法王祐知舉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遷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闈

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夏五月賜米麥賑唐饑唐饑賜米麥十萬斛以振之

六月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守焉

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宴勞之諭以朝廷威德眾皆悅服後
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俘斬甚眾夷落以定上嘉其功
就拜羅州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
還上解所服真珠盤龍衣使齋賜之○初遵誨父宗仕漢為
隨州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凌忽及上
即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

死上令左右扶起未幾部下有訴其不法事者遵誨皇恐待罪上諭之曰朕方赦過責功豈念舊惡遵誨再拜感泣又問遵誨母安在對曰母氏在幽州患難睽隔上乃厚賞購得其母還之上之不念舊惡推赤心以待臣下類如此○遵誨太平興國中兼領靈州路

巡檢在通遠凡十四年秋七月北漢主鈞卒養子繼恩立遣

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初漢世祖女適薛氏生子繼恩再適何氏生子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鈞無子使養之皆冒姓劉氏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為執繼恩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鈞為孝和皇帝○上自即位數出微行或幸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謂上不復出矣久之聞扣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開封尹光義至即普堂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

算所向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彈圓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嘗因北漢界上謀者謂北漢主曰君家與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因此一方之人也若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十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上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為我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為生故終劉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九月嚴銅錢出界禁

五貫以上者死弟繼元北漢郭無為弒其主繼恩立改元

以下抵罪有差弟繼元廣運初北漢主惡無為之專欲逐之而未果未幾供奉官侯

霸榮等作亂弒之繼恩立才六十餘日而難作或言無為實弟繼元使之亟誅霸榮以滅口云李繼勳擊北漢敗之繼元始立王師已入其境乃亟

上表契丹求援又遣將領軍拖團栢谷繼勳及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寇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雷德驤官

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

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色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歛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齠二齒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用鬪入之罪黜焉○上又嘗彈雀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者亟召見之乃常奏上詰之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以斧柄撞其口墜兩齒已而復召賜之金帛

十月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貢○十一月

癸卯郊大赦改元

先是上親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

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乃詔別設牙盤食禘祫時享皆用之

二月趙普起復

開寶二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大寶十二年北漢廣運二年

春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

決晉水以灌之從陳承昭之策也後又決汾水灌之

夏四月契丹分道救

北漢何繼筠等敗之

初上料契丹必由鎮定入援太原乃使韓重贊倍道兼行

赴之又聞契丹兵分道其一自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授以方略使往拒之且曰翌日亭午俟卿捷書至也繼筠如期果大敗契丹于陽曲重贊亦擊破其衆於定州境

五月命諸州恤刑

上以暑氣方盛深念

縲紲之苦乃詔諸州獄吏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相械貧者給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閏月詔班師太原圍急郭無為勸北漢主出降漢主詔太原城久不下王廷義石漢卿皆力戰死李懷義亦幾斃趙廷翰復願先登急擊上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再拜會暑雨疾疫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請班師上覽其奏甚喜乃詔班師○北漢主籍我所奔軍儲得粟三十萬石茶絲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北漢主決城下水水落而城多圯契丹使者見曰王師若知先浸而復涸則并人無遺矣○徙太原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用絳人薛光化之策也光化言伐木必先取技葉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恐歲月間未能下宜於太原及河北山東諸處建城寨扼契丹援兵起其部內人戶於襄鄧諸州以絕其饋上納之

六月加賀惟忠

官

時知易州上以其捍邊有功遷易州刺史而不易其任仍令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

唐主煜使

弟從謙來貢

見於肱城縣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歲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于館

多遜奕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藩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去歲唐主納周氏為后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昭惠既殂常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為后其夕燕群臣韓熙載等皆賦詩以風唐主亦不之譴也初議昏禮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定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古今不相公襲固請用樂又按禮房中樂無鍾鼓佑謂鉉曰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非房中樂而何后初見帝北齊禮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蓋冠禮所謂母荅子奇拜者也鉉以為夫婦人倫之本所以承宗祖主祭祀請荅奇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多所駁異議久不決唐主命徐游詳其是非時佑

方有寵游希旨奏用佑議游尋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孔亦能為崇乎○唐主既納周后頗留情樂府監察御史張憲上疏其略曰大侵教坊廣開第宅下條制則教人廉隅處宮苑則多方奇巧唐主獎諭賜帛然終不能改

太原

車駕之次鎮州也幸道士蘇澄居問以養生之術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疑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上悅厚賜之

九月初收印契錢

令民典賣田宅限兩月輸錢印契以段思恭

知靈州

靈武馮繼業舉族來朝上徙繼業領靜難以考功郎中段思恭代之仍詔之曰繼業言靈州非蕃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思恭至鎮夷民安之○初鼎澧辰沅邵五州蠻洞數為邊患上既平荆湖選蠻酋秦再雄知辰州使自辟吏屬盡與一州租稅再雄盡瘁綏撫一方以寧

冬十月

鳳翔王彥超等罷節鎮

用趙普之謀也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詔之曰卿等皆國宿舊夕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上指即自陳請老於是及武行德郭從義白重贊楊

庭璋五人皆罷

置豐州

契丹酋長王甲來降置豐州以處之未幾甲卒以其子承美知州事自是世襲給

西川等路舉人券

山南荆湖等路往還給券十一月以李昉

盧多遜直學士院

直學士院始此是歲契丹弒其主

述律伯父之子明記立

述律性嚴忌會醉索食不得欲斬庖者庖者因進食

挾刃弒之述律立凡十九年謚穆宗號天順皇帝無子諸部迎立天授皇帝兀欲之子明記號天贊皇帝更名賢改元保寧以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朝必命坐議國事納守興女燕燕為皇后初兀欲與妻同日遇

害明記年九歲有以禮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
嬰風疾國事皆燕燕決之太平興國四年明記改元乾亨



開寶三年

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南漢
大寶十三年北漢廣運三年

春正

月修河隄○詔舉孝悌德行

諸州滿五千戶聽
舉一人奇才異行

不限此數三月賜貢士累舉人出身

初詔禮部貢院閱
貢士及諸科十五

舉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至是籍到司馬浦等一
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此初行特奏名恩例也

召處士

王昭素對

昭素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上聞其名召
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

相見之晚昭素謝不能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歛
容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上
甚悅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
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愛其語嘗

書屏几間留月餘數求歸乃命以國
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乃卒于家

夏四月辛卯朔

日有食之○除河北鹽禁

任商旅貿易收其征

五月置

便錢務

上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
錢給之至是始置務于京師令入錢者即日輦致

而受券於左藏庫仍詔
諸州俟券至即給之

秋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

○八月加李謙溥官

謙溥為刺史在隰州十年敵人
不敢犯其境上令加團練使部

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待之甚厚得其死力北漢乃為塙
彈書以間之謙溥請以舉家四十口保其無他上釋之令自

效九月命潘美伐南漢

初上聞南漢主劉鋹奢侈
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

民然猶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不聽囚其使者上始
決意討之美進拔富州賀州昭州桂州所至克捷以次下連

州韶州雄州英州

修前代帝王陵

初詔諸道檢校歷代帝王陵寢至是西京鳳翔及雍

耀等州奏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祖文帝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肅代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八陵並曾經開發詔每帝製造禮衣一副常服一襲具棺槨重葬仍令逐處長吏致祭

冬十一月減治金額

上覽桂陽軍歲入白金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

易詔減舊額

契丹入寇田欽祚敗之

初契丹六萬騎寇定州命欽祚

領兵三千禦之上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虜戰蒲城虜騎小却乘勝至遂城虜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奏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

十二月修河堤



開寶四年

是歲南漢平唐國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四年

春二月

潘美克廣州劉鋹降南漢平

鋹先遣使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

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不得受使者泣即部送赴闕未幾鋹復遣其弟保興率眾拒戰鋹眾十五萬阻山谷堅壁以待美用火攻大破之遂至廣州鋹出降美承制釋之有闔工五百餘輩盛服請見悉命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七萬

詔特放選

以州縣闕多負

少故也仍聽

夏四月以潘美尹崇琦同知廣

州美討平諸為亂

推嶺南鹽弛酒麴禁

詔除嶺南苛政惟鹽

許官賣以佐

五月獻南漢俘

初議其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問吏部尚書致

州縣之費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遂用之○上責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各龔澄樞李托等詔誅之而釋銀尋封銀恩赦侯○上嘗賜銀酒銀疑不敢飲捧盃乞貸死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別酌以賜銀

六月

命知

秋七月劉溫叟卒

為

承十二年上難其代終不許解職溫叟重厚方正好執禮事繼母孝皇弟開封尹光義嘗送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受而封之及卒上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遂命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為中丞○初上以亡蜀故相歐陽炯為翰林李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善長笛上聞召至便殿奏曲溫叟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為我擒所以召炯欲驗之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

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溫叟一日晚歸過明德門西闕前上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溫叟知之令傳呼依常而過翌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導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上善之

減

廣南租耗米初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每石凡輸一石八斗運使王明上言乃革之每石輸耗

二升○是年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請寬民力其畧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初上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為知制誥周翰知之遽上表謝上不悅其命遂寢八月詔却尊號羣臣請加興化成功答曰予雖成功自大實所難安表再上訖不允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唐主煜使弟從善來貢初去唐號

改印文為江南國主乞賜詔呼名從之先是唐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令受之普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亦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駭服上欲經理江南遂留從善不遣未幾加從善泰寧節度煜聞之大懼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從鑑從謙皆降封國公上使從善致書風煜入朝不從但增歲貢○朝廷忌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威名用計間之唐殺仁肇

吳越王俶使子惟濬來

貢上嘗幸趙普第時吳越方遣人遺普書及海物十瓶上命啓之則滿貯瓜子黃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

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主耶因命普謝而受之

癸未郊初用繡衣鹵簿大赦○

廢川班內殿直初上擇蜀兵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

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內殿直援例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卜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班○時內臣有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希求恩賞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因以兆亂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事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

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上怒官吏不即以聞通判姚恕坐

弃市知州杜審肇免官恕初為開封判官謁趙普閤者不即為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焉恕不反普由是憾之後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人謂恕罪不至此蓋普報私怨耳

壬申 開寶五年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五年 春二月制

放取士榜

初歲取進士不過十數人知貢舉奏合格人姓名而已至是禮部試到進士安守亮等十

一人及諸科十七人上召對講武殿始下制放榜新制也

夏四月大水

遣使分視民田

省

嶺南郡縣○五月廢媚川都

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

三千人號媚川郡歲溺死者甚衆鋹所居皆飾以玳瑁珠翠至是詔罷之

河大決濮陽

未幾又決

朝城決陽武汴水亦決穀熟

大霖雨○出宮人○六月塞決

河命曹翰董其役上詔翰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

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又嘗語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關

使之然耶趙普謝曰陛下憂勤庶務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遣百五十餘人歸其家

禁鋪翠皇女承慶公主嘗衣鋪翠襦入宮上

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倣京城翠羽價

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侵廣實汝之由主慙謝主又嘗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育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

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秋八月廣南獠賊反

遣內臣李神祐督戰平之

嶺南初下所在盜起負海為亂尹崇琦擊之上

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內臣督戰始此

以李符為京西轉運

符先知歸州轉

運司制置有不便者符即上言上嘉之至是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故任之上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符前

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者今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李崇矩罷

崇矩與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聞之不悅先是宰相與樞密使候對

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無行待之漸薄伸乃誣告崇矩受舉人金為私託知舉扈蒙引劉審瓊為證審瓊對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崇矩遂罷賜伸同進士出身注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諾逐

更漕運法

先是三司言倉儲月

給只及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切責三司楚昭輔以為不素計度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眾昭輔皇懼詣皇第告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少義以問牙將陳從信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留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必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

東二

二

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又言市中米責官乃定價斗錢七十商賈以其不獲利無至者富家亦復閉糶少義然之具以告上悉從其言由是蔡汴兩河漕江淮米十萬至京師倉儲無乏昭輔亦免責焉○汴河及黃河惠民河廣濟河歲運粟共止五百五十萬石及至道九年汴河至五百八十萬石張洎因為上言汴水疏鑿之由曰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舻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

大饑冬

十一月命參政薛居正等提點諸路水陸

轉運使事

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荆南劔南

是歲嚴

階級法

詔諸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廂都指揮使至負索各依職次一階一級全歸伏事

儀之

癸酉

開寶六年

江南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六年

春正月修

河隄○二月振曹州饑

運京師米二萬石以振之

三月周

鄭王殂于房州

上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謚曰恭帝

初

御殿親試舉人

李昉知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誥去

之濟川者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人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尋昉等皆

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

夏四月限度僧法

諸州僧帳及百人行者每歲許度一人

開寶通禮

初御史中丞劉溫叟等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開寶通禮義纂一

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試問

盧多遜使江南

及還

儀舟宣化口遣白其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於是江南之十九州地理之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言江南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用之○是歲江南主殺其臣潘佑李平佑為內史舍人平為戶部侍郎最相親善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國主遽詔罷之佑疑執政沮己乃歷詆大臣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又抗疏斥國主以為不及桀紂孫皓國主大怒使按治之皆自殺佑初與張洎為忘

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稍相傾軋佑之死洎頗有力焉
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比清輝殿在苑中國
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臨汝郡公徐遼文安
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
搆等出入宣行之中
嚴堂後官選
上知堂後官擅權
多為姦賊欲更用

書密院乃同散地
士人命選令錄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終不
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勸令復故
五月以馮

炳判御史臺
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
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

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鞠舊選牙校任之上哀矜庶獄
至是改用士人又改諸州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人為
司寇參軍○太宗太平興國五年改司寇參軍為司理參軍令選歷任清
白能折獄者為之秩滿免選赴集尋又詔諸
州察其不職者以名聞蔽匿不舉者罪之
授交趾丁

備要二

十四

璉靜海節度
初交趾吳昌文世受南漢爵命為靜海節
度使安南都護乾德初昌文死其參謀吳

處珣與諸將爭立攝驩州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統兵三萬
破處珣等自領交州境內以安其民德之乃推部領為帥號
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部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是
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而上表求內附詔以璉為靜海軍
節度使安南都護及八年
六月御便殿閱試吏
召

秋封璉父部領交趾王
百司吏七百餘人親加閱
試勒歸農者四百餘人
減西川折帛價
初蜀民所
輸兩稅皆

以疋帛折充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
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詔準市價
令宰執同議政

更知印押班
○秋七月以辛仲甫為三司

戶部判官
賜錢百萬初上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
人普以知彭州辛仲甫對上因謂普曰五代

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一人也至是用為三司時三司吏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死者數人終無所償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初上以仲甫知彭州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幹是用命爾仲甫既至州兵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作亂仲甫初未之覺因出近郊見壕中草深恐藏伏姦慝悉命燒薙之其黨懼謀泄遂有告者禽百餘人悉就戮

八月趙

並日罷

領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先是有劉偉者雖經攝一任而失其解由偽造印得送銓又乾德中趙孚授西川官稱疾不之任雷德驥之子有鄰上章言皆普庇之悉下御史獄鞠實上始有疑普意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政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至是罷相普獨相二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上倚信之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奏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後果

備要二

十五

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上素嫌其為人不與普力請之上曰朕故不與遷官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之普常設大瓦壺於閣中凡表疏意不可者投諸壺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

九月呂餘慶罷

以疾解職遷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

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及處耘與普得罪餘慶悉為明辨時稱長者

少義封

晉王○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冬

十二月頒循資格

盧多遜等重修自是銓選益有倫矣

甲戌 開寶七年

吳越漳泉奉正朔江南只稱甲戌北漢廣運七年

春二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夏四月遣使按廣南

民田

賈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使還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

秋九月命曹彬

伐江南

初上命有司造大第號禮賢宅以待李煜及錢俶先來朝者賜之乃相繼遣梁迥李穆使江南諭旨

令煜入朝煜辭疾不至而繕守備乃命俶及潘美等伐之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諸將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仍命吳越王錢俶出兵夾攻之彬尋克池州俶克常州○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事不報乃釣魚采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詣闕陳取江南策上令學士召試賜及第遣使往荆南如若水之策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

冬閏十月江南主煜使弟從鎰來貢

上留之不遣及

初命輔臣專記時政

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

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記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來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送史官以撰日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十一月

契丹請和

契丹邊臣貽知雄州孫全興書言狀全興以聞上命全興答書許之

是歲占

城大食國來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與雲南真臘為隣其風俗與大食同前世不與中國通

周顯德中始遣使朝貢自後遂以為常○大食波斯之別種也大曆中有波斯胡糾合亡命度常曷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割據波斯之西境自立為王大食其王之氏也



開寶八年

是歲江南平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廣運八年

春正月

曹彬圍金陵

彬遣田欽祚敗江南軍于溧水斬其統軍張雄等十七人初李景之割江也雄為江

南義軍首領拒周有功歷表汀二州刺史至是為統軍使戒

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其勉之是役也雄父子八人偕

死不同行者亦沒於他陳彬遂進圍金陵○江南朱令贇自

湖口以衆入援號十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

部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入奏且請增造戰舡以襲令贇上曰

此非救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

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

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建大將旌旗至

皖口步軍都指揮使劉過急擊之令贇縱火拒戰會北風甚

火反及之其衆大潰遂生擒令贇等金陵獨恃此接於是孤

城愈危蹙矣○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選良將以守

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澄至鎮無

闕志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

二月親試舉人

兵攻之澄不從聞金陵圍急遂以城降

時王祐權知貢舉寇蒙梁周翰雷德驥並權同知貢舉

始此上引王祐所奏合格舉人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

為勢家所取今朕躬親臨試盡革曩昔之弊於是內出詩賦

題覆試得王嗣宗等三十一人嗣宗初受秦州司寇參軍

三月契丹來聘○夏四月衛德仁遷太樂

署令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

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

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爾

六月河決

頓丘

命塞

慧出柳

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初通使契丹

○九月敗近郊

上因逐兔馬蹶而墜自是不復獵矣

冬十月修西

京宮闕

始謀西幸也

十一月曹彬克金陵李煜降

江南平

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李煜欲出降陳喬張洎

廣陳符命以為金陵之固易守難取北軍旦夕當自退矣煜疑而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遣徐鉉來入貢求緩兵大臣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既而鉉至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上徐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鉉還尋復入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可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先是彬等列三寨上曰此宜深溝自固南人必以夜來寇命使亟還語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使食即行彬等承

命自督丁夫掘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襲北寨彬等縱其

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初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勢愈窮蹙上

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闔李煜一門切毋加害於是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李煜曰某月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諸公若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皆許諾遂相與焚香約誓彬乃稱疾愈翌日城陷彬整軍至於宮城李煜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慰安之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皆賴彬保全倉廩府庫委轉運使按籍檢視一無所問及還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捷書至羣臣入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碩賑城中飢民○曹彬遣使送李煜至闕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乃封煜為違命侯而錄用其子弟大臣召見徐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

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之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以鉉為太子率更洎為太子中允鉉質直無矯飾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開館以納之○初洎在江南與陳喬同建不降之策及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入見國主喬引咎自殺洎乃曰臣當俱死但念陛下入朝誰與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所待也○江南將吳彥馬承信及弟承俊俱率數百人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倚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初江南主以徐元瑀刁術為內殿傳詔邊書告急元瑀等匿之北軍屯城南十餘里江南主猶不知也○初昇州既拔曹彬命李煜手書告諭統內州縣皆以城降江州刺史謝彥賓集眾謀納欵指揮使胡則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刺史不忠欲

備要二

一

背國爾曹能從我乎眾皆聽命廼與同列宋德明等攻彥賓彥賓逃簷雷中執而殺之據府第號令驅迫丁壯日夜守禦曹翰圍之屢遣使招諭則不從城陷翰執之數其距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宋德明○初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偕來既入城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翰兵翰以江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尸井坎既滿餘奔江中先是上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翰毋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至既屠矣民家財貨鉅萬

置渭州保毅軍

周廣順中點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是歲發渭州

平源潘原二縣民治城濠因置保毅弓箭手分鎮戍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即所謂義軍也咸平五年始置營升為禁軍

丙子

開寶九年

十月太宗皇帝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吳越漳泉奉正朔北漢

廣運九年

春二月詔却尊號

初請加一統太平以燕晉未平不許

以曹彬

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以山南東道節度

潘美領宣徽北院使

賞平江南之功也樞密領節度節度領宣徽自彬美始彬歸自

江南詣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多其不伐。初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姑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退而嘆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勅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班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勅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 吳越王俶來朝 命居禮賢宅寵賚甚厚俶歸國上賜以一黃復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視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奏疏也俶益感懼 加作坊使魏

丕官

加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必親閱之列

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初上即位嘗召丕謂曰作坊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凡有征討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射至千步 三

月上如西京謁安陵○夏四月庚子郊大

赦

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上至自西京

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之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晉王亦言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秋八月命党進等伐北漢○以楚昭輔

開宗九年

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

昭輔時為樞密副使
王仁贍判三司自後

宣徽使闕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

冬十月癸丑上崩于萬歲殿

年五十在位十七年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祖○上仁孝豁達有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迫入京師市不易肆惟王彥昇專殺韓通雖以佐命不加誅而終身不與旄鉞專務抑奪諸侯愛養民力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緣葦簾皇弟光義言服用大質素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自五代以來藩鎮強盛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備之尚或不奉詔上之受禪也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不下數十人上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自是諸侯勢輕禍難不作矣晚節好讀書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然好弋獵開寶中狩於近郊嘗逐走兔馬蹶而墜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罪也自是不復獵元年有州一百一十

備要二

十一

一戶九十六萬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戶二百五十萬云○晉王性仁孝上雅鍾愛之尹京十五年底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氈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也至是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言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拄斧斲地大聲曰好為之癸丑上崩時夜漏四鼓或云宋皇后使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莫憂也

甲寅皇弟晉

王即皇帝位

尋改名昀

大赦○以皇弟廷美為開

封尹封齊王皇太子德昭封郡王德芳節度

使德昭德芳太祖子也上友愛尤篤不欲其與上諸子以異稱詔與王石魏氏三公公主皆依舊稱皇子皇女

薛居正沈倫為左右僕射盧多遜中書侍

郎並平章事曹彬同平章事○李漢超郭

進加觀察使漢超在齊州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

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依鉅鹿富人子欲殺之其婦

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婦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已子及長擇良配嫁焉在洛州日城四

面悉令種柳塲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禁增場務課

額詔場務不聽人添額買撲十一月罷俸戶○追冊尹氏淑

德皇后符氏懿德皇后○令轉運以三科

察舉政績尤異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蒞無狀為下歲終以聞以張洎

直舍人院直舍人院始此十二月大赦改太平興國

元年○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三司置副使始此是歲高

麗王昭死弟伯立

皇朝編年 備要卷第二

